

〔美〕沃尔夫·里纳 著
曹明伦 译



东方财团

东方财团

[美]沃尔夫·里纳 著

曹明伦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年·重庆

Wolf Rilla
THE CHINESE CONSORTIUM

据美国New American Library 1980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彭梅

封面设计：徐赞兴

版面设计：刘黎东

[美]沃尔夫·里纳著 曹明伦译

东方财团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34千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500

*
ISBN 7-5366-0521-8

I·109

定价：2.05元

71504

内 容 简 介

1979年，年轻漂亮的美国摄影记者凯狄丝到东南亚采访，偶然在曼谷运河上发现了传闻已死去四年的美国企业家坎宁安的尸体。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凯狄丝无意间触犯了一个庞大的国际犯罪组织——东方财团。面对黑势力的威迫恐吓，凯狄丝不屈不挠，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割舍了与坎宁安之子汤姆的爱情，继续调查。她历尽艰险，甚至付出了一个女人所能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终于揭开了东方财团的犯罪内幕。她和她朋友反被诬陷，惨遭毒手。小说交织着东方的神秘和西方的浪漫，穿插了两代人的爱情悲喜剧，从侧面反映了东南亚战后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并清晰地展示了国民党军队残部在鲜为人知的缅甸“金三角”生存的情景。

第一部

1979年3月11日：曼谷，水上市场

凯狄丝第一个看见那具尸体。天色熹微的黎明，那具尸体漂浮在各式游艇和装载蔬菜水果的小船之间。八点钟光景，太阳刚刚放射出耀眼的金辉，但还没有散发出令人难耐的暑热。水上市场已开始沸腾，瘦削的年轻人熟练地驾驶着装有推进器的船只，轻舟快艇挤作一团。水面上荡漾着欢歌笑语，回响着呼声骂声，间杂着坐在货堆上的戴宽边帽的女人们发出的喧嚷和游客们相机的咔嚓声。

凯狄丝站在她租赁的一条小艇的船头，手握相机，专心致志地捕捉镜头。一个瘦削而健壮的老人驾驶着小艇。两名泰国青年照看着她的照相器材并充当她的助手。凯狄丝把刚用过的相机递给一名助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吩咐道：“把尼

康^①给我。就是那部——那边……”然后对老人说：“把船开慢一点。”

相机的取景器里现出一张时髦的美国女郎的面庞。凯狄丝不失时机地按动了快门。小艇突然倾斜，那张面庞消失了。相机的取景器恰好对准绿色水面上一个棕色的物体，那物体看起来好像是一截木头。但当凯狄丝对准焦距之时，那物体刚好慢吞吞地翻转过来。凯狄丝看见了一颗半浸在水中的、浮肿的、秃顶的人头。

几乎是与此同时，有人尖叫了一声——也许是那位时髦女郎——但岸上的一头幼象正好也一声长吼，盖住了那声尖叫。水上岸上顿时一阵骚乱。穿着白色制服的警察赶过来维持秩序，并开始打捞那具尸体。凯狄丝趁尸体被吊出水面时，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

岸上，在出售纪念品的小摊之间，一位潇洒的中国青年正在闲逛。这青年叫阿林，他早已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当那具尸体被打捞上岸后，阿林转身离开河岸，急步来到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家里，拨动了电话。

两哩之外，王先生正在他心爱的浴室里寻欢

① 尼康，一种相机名。

作乐。他赤身裸体地端坐在浴缸中，犹如一尊矮胖的佛陀。两个一丝不挂的妙龄女郎陪在他身边。这两位姑娘像所有的泰国少女一样，有着黄色的皮肤、苗条的腰姿、丰满的身段。她俩像小鸟一样噉噉喳喳地赅笑，像小狗一样顽皮地溅起水花。四只纤细的小手擦拭着王先生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在两位少女的侍候下，王先生觉得自己已溶化在水中。

所以，当电话铃响起之时，他感到极不愉快，而当他弄清电话的内容后，他几乎感到气恼了。他差不多是咆哮着向对方发出了指令。他放下听筒，两个姑娘又开始为他按摩。但王先生觉得刚才的快感已完全消失。他把两个姑娘推到一边，独自起身，跨出了浴缸。

* * *

拂晓时分，凯狄丝还在她从当地一家相馆租用的暗室里工作。大约二百五十张照片已冲洗出来。凯狄丝眼下的任务是要为《时代》杂志提供一系列题为“今昔东南亚”的照片。为了拍摄这些照片，她近来一直坚韧不拔地工作，真是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心计。必要之时，她还不惜使用自己天生的美貌和女人特有的魅力，当然，一旦达到目的，她也尽量地克制自己。毕竟，她是冒险来到了世界上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女人们仍

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她更加热心于这次远行。这地方可以作为她的实验场，她将在这里一劳永逸地获得成功。她看见地平线上已显露出普利策奖^①的光芒。

此刻，她感到心满意足。透过摇曳的棕榈树，她看见一块可口可乐广告牌后面绿色与金色相间的神庙正反射着晨曦。她拍摄的照片将胜过数千字的报道，想到这点，她不由得暗暗对自己欢呼道：“干得不错呀，姑娘！”然而，她心头依然残存着一丝若有所失的感觉。她所追求的是要让这组照片反映出实质性的、有力度的内容，而不是局限于一般的、泛泛的报道。

凯狄丝今年二十九岁，妩媚动人，交际广泛，雄心勃勃，有一笔即便不工作也能养活自己的财产。她对明显的性别差异视而不见的漠然态度往往使旁人感到仓皇失措。她完全置身于男性的世界，并且早已“被解放”过了，但她并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她讨厌妇女解放运动那些条款式的宣言。如果她不想戴乳罩，那是因为她觉得不戴乳罩更无拘无束，更舒适惬意。倘若旁人说这是挑衅，那就姑且算作挑衅吧。她总是喜欢挑衅，无论是别人对她挑衅还是她向别人挑衅。她

^① 普利策奖：美国在文学、音乐、新闻界内颁发的一种年终奖。

眼下所承担的任务就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职业性挑衅。

凯狄丝的眼光又落在照片上那张浮肿的脸上。她越是仔细地看照片，越发感觉到自己也许已经找到了一直在找的东西。开始，这种念头只是一种直觉，但那具水淋淋的无名尸体已缠绕在她心头。她一定要查出死者是谁，他怎么会掉进水里。至于她的调查将会把她引向什么样的境地，她却全然没去考虑。

两天之后，凯狄丝更加摆脱不了那具无名尸体的纠缠了。她的主编一收到她发回的材料便从纽约打来长途电话，要求她放弃调查这一事件。

“为什么？”凯狄丝疑惑不解地问，“调查结果将会使系列照片更具有价值。”

“我们认为这事太危险……”

“胡说。”凯狄丝笑了：“听着，贾森，我无法在电话上给你细说详情，但我认为我已经捕捉到了某种线索。我想把这事探究到底。”

“凯狄丝，亲爱的，我们并不需要你去做探究……”

“那好，再见吧，贾森。”她甜蜜地说完最后一句话，趁对方来不及进一步劝阻便挂上了话筒。

就在她接电话之前，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那具无名尸体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曼谷城内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过这事。当凯狄丝找到一名有关方面的警官了解死者的身份和死因时，那名衣冠楚楚的警官对着照片显出困惑的神情。他摇晃着脑袋说：

“我似乎不记得……”

“警官先生，在你们的运河里发现死尸是司空见惯的事吗？”

“哦，那当然不是。”

“这是我四十八小时前拍下的照片。当时至少有两百人在现场。”

警官略显狼狈地说：“好吧，我可以调查一下。能把照片留下吗？”

“当然可以。我还有底片。”

警官答应一有情况就及时与她联系，但他并没有遵守诺言：凯狄丝走访了陈尸所、医院和东方饭店门前运河上的船工，结果是一无所获。她甚至又跑到发现尸体的现场，最后还是扫兴而归。若不是她的相机为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她差点以为自己是在凭空幻想出了那具男人的尸体。

两天来，凯狄丝一点儿也没察觉有人正严密地注视着她。一个戴着太阳镜的中国青年已同她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的出租汽车总是

恰到好处地在旅馆门外迎住她，而且收费很低。

凯狄丝有一次问他：“你收费为什么比别人都低？”

他咧嘴一笑，回答说：“别人在敲你的竹杠。”

“那你为什么不敲我的竹杠？”

“敲你这样一个美人儿的竹杠！”他笑得更乐了。

就这样，凯狄丝习惯了乘他的汽车，看他的笑脸。

* * *

第三天，凯狄丝终于从乔治·贝特曼口中得到了一点线索。贝特曼总是整天泡在国际新闻俱乐部里，靠在酒柜前向每一个前来买酒的人讨酒喝。

当凯狄丝告诉他自己的调查一筹莫展时，他说道：“亲爱的，你同地方当局打交道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听听你乔治大叔的吧。”

“我听着，大叔。”

“痛苦的经历啊，姑娘——我在这些鬼地方呆了整整四十年了。”贝特曼感叹一阵之后问道：“我们来看看你的照片，好吗？”

“看吧。”

贝特曼用被尼古丁熏黄的拇指和食指拿过照片：“来杯酒可以吗？”

“当然可以。”凯狄丝朝侍者打了个手势。

在长长的柜台一端，有两个人正在注视凯狄丝和贝特曼。那个下巴上有一络胡须的年轻人叫汤普森；另一个人是《纽约时报》的雇员，个头高挑，表情冷漠得像一杯冰镇杜松子酒。

“那家伙把凯狄丝弄到手了。”汤普森不无妒意地说。

“要不就是她把他弄到手了。”《纽约时报》那个人揶揄道：“反正尝尝味道也用不着付帐。”

“还是应该有人警告她一下。”

“哦——她可是个能照料自己的美人儿。你没听说过她？”《纽约时报》那人就势向汤普森讲开了有关凯狄丝的毫无根据的传闻。

贝特曼此时正心不在焉地打量着那张照片，直到侍者送上酒来，他才像一名老练的政客那样慢吞吞地开口说话。

“知道我曾经获得过一则独家新闻——我的意思是某种内幕消息，冒着危险弄到手的，明白我的意思？——而他们却不让发消息的事吗……”

“乔治。”凯狄丝打断了他不着边际的闲谈。

“怎么啦，亲爱的？”

“你对我拍的这张照片有何看法？”

贝特曼表情严肃地又看了看照片。他已经在心里为照片上的死者戴上了一副眼镜，为他的上

唇添了一撮小胡子，为他的秃顶加上了稀疏的头发。

“我看……”

“你快说！”

“我看，”他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凯狄丝：“简直一模一样。”

“和谁一模一样？”

“比尔·坎宁安。”

凯狄丝皱了一下眉头：“就是那个被叫作东方美国佬的百万富翁？”

“就是他。肯定是他。”

“可他早就死了。不是吗？”

贝特曼点了点头：“他死于一九七四年。”

“那他的尸体怎么会在一九七九年的今天漂浮在水上呢？”

贝特曼潮润的双眼变得模糊起来：“你说什么？”

“尸体，坎宁安的尸体。如果你说他就是坎宁安。”

1966年，新加坡

一个阳光灿烂、热风袭人的日子。迎风飘展的各种旗帜和挤在一堆的各色皮肤的人群烘托出

一种喜庆的气氛。儿童乐队演奏着欢快的乐曲。

在一座新落成的工厂前搭起的牌楼上镶饰着金光闪闪的大字——坎宁安综合企业。一根丝带横过主席台后的入口，主席台周围簇拥着彩旗，台上安装着密如蜂巢的麦克风和要人们的座位。主席台正前方，记者们手持相机正拥挤着抢占有利地形。

人群中，精明强干的贝特曼正在往记者手册上写着什么。

他猛抬头，正好看见一位身穿夏季西服，说不上年龄的男人。

“克林特，老伙计！”他一边喊一边朝那人挤去。“老伙计，多美妙的日子，嗯？”

“是个好日子。”克林特附和道。

“你答应过让我今天与那个人见见面，记得吗？”

“我答应过？”

“对，你亲口许诺。”

“好吧”如果我答应过你，那我就尽力而为吧，老家伙。”克林特一边说话一边拍了拍贝特曼的肩头。

“庆典之后？”

“可能。让我看着办吧。”

克林特匆匆赶往主席台。那边，比尔·坎宁

安正领着一位身材矮小但风度翩翩的中国人朝入口处那根丝带走去。坎宁安大约四十五岁光景，长得仪表堂堂，显得精神矍铄，具有领袖人物所特有的超凡魅力。他将一把剪刀递给那位中国人，然后转身对着麦克风，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人群。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了广场。

“现在，我十分荣幸地邀请商业部长、尊敬的帕特里克·苏尹先生为新开业的坎宁安综合企业剪彩……”

部长剪断了丝带。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部长随后简短致词，说了些“伟大的企业……珍贵的朋友……新世界……新繁荣”等陈词滥调。但人们需要的正是这些陈词滥调，于有掌声如雷，儿童乐队又奏起欢快的乐曲。

在照相机镁光灯的闪烁中，主席台上的微笑和握手越发频繁。坎宁安和商业部长被一小群人团团围住。那群人中有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商务参赞霍华德·德库帕尔，有坎宁安的总经理、英国人杰克·罗林森，还有一位显得谦卑恭顺、名叫林纽的中国人。离这群人不远处，站着一位安详娴静、风姿绰约的马来亚女人。她就是坎宁安的妻子莎丽珐。

克林特趁那群人开始散开之机，上前与坎宁安搭话。坎宁安偏过头听了一阵，然后微笑着摇

不摇头，把手搭在罗林森肩上走开了。莎丽珙按照康方礼仪，保持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

贝特曼见状，急步跨过广场，拦住了坎宁安的去路。

“坎宁安先生……”

坎宁安没有停下脚步，只是冲他微微一笑。

“乔治，是吗？乔治·贝特曼？”

“对。”贝特曼满意地答道：“《海峡时报》的乔治。”

“我能为你效什么劳呢？”

“占用你半个小时。”

“好吧，乔治。叫克林特安排时间。”

说话间他们已接近正在演奏的儿童乐团，贝特曼不得不提高了嗓门。

“我想写篇深刻点的东西。你知道……”

“什么东西，老伙计？”

“侧面描写，是什么使得比尔·坎宁安……”

他俩的对话被奏乐声打断了。比尔抱起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那孩子穿着漂亮的制服，帽子上饰着一枚坎宁安基金会的徽章。

“坎宁安基金会！”贝特曼高声嚷道：“这就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但坎宁安已放下手中的孩子，准备离去。

“再见，乔治。”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坎宁安基金会如何……”

“那你就作好准备吧。”

“什么时候？”

这时一个人突然站到贝特曼跟前，挡住了他的去路：“不是今天。”

“史密斯！”

“是我，先生。”史密斯对他一笑。那笑容如同他经历了六十二载风霜的那张脸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史密斯曾在上海英租界当过巡捕，现在是坎宁安综合企业的治安官。

就在史密斯与贝特曼周旋之际，坎宁安已登车而去。

随着坎宁安的去，广场也显得冷落起来。彩旗装饰已成了昨日黄花，晴朗的天空也开始变得阴沉朦胧。尽管太阳还高悬头顶，但天边已传来隆隆雷声。

贝特曼犹如一位在散场的宴会上留恋不去的客人，看着主人在拾掇酒杯，倾倒烟缸。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酒，把酒瓶递到史密斯跟前。

史密斯摇摇头：“对不起，先生，我有公务。”说完转身走开了。

贝特曼耸耸肩，把酒瓶凑到嘴唇。当他仰起脖子喝酒时，已有雨滴落在他的脸上。